



等待維納斯

——柯錫杰攝影名作入駐成大醫學院

■ 蕭瓊瑞 / 成大藝術中心主任

在希臘神話故事中，宙斯(Zeus)不是創世之神，卻是諸神之父；因為他主司婚姻及繁衍，許多神都是宙斯之子，都是他和其他女神偷情所生。宙斯一詞，古希臘語作Ze、Zan、Zao，意思就是生命、青壯、生產。

不過在諸神之中，有一女神，沒人生她得起，她至高無上、自生自有，因為她是從地中海的泡沫中誕生的，這就是主掌「愛」與「美」的維納斯。換句話說，在希臘、羅馬的認知中，「愛」和「美」是超越天上人間的一切事物，擁有至高無上的價值。

當維納斯從地中海的泡沫中出現時，海中女神就用美麗的貝殼來扶住她，春之女神拿著美麗的衣裳為她披上，天上也落下了許多純潔的白薔薇。此時風神用輕風吹拂、賦予她生命的能量，也吹送她到附近的塞浦路斯島；當她的腳踏上海濱的白色沙灘時，所有的草木都開出了美麗的花朵。

15、16世紀之交知名的佛羅倫斯畫家波

蒂且利(Botticelli, 1447-1510)正是以這個美麗又寓意深遠的神話故事，繪成他那傳世的經典名作〔維納斯的誕生〕。這件作品由於處在中古末期基督教文明籠罩的時刻，重新標舉「異教」(希臘)的神話思想，歌誦女神的裸體；維納斯飄揚的頭髮，就如人類飛揚無羈的想像，打破了基督教文明的制約，被認為是預告文藝復興時代來臨的先聲。

將近四百年後的1979年，柯錫杰結束他在美國如日中天的攝影公司，孑然一身遠離紐約，自我放逐，一切從零重新開始。

先到印度，之後轉往歐洲，從倫敦到巴黎，再轉往南歐的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義大利等地。然後他以在蒙地卡羅贏回的僅有的750元美金，來到了嚮往已久的希臘。夏天的愛琴海，清澈而明淨，然而在海色、天色與石屋的白牆間，他來來回回地徘徊了20多分鐘，快門始終都無法按下去。最後靜下心來，按了快門。

回到紐約的工作室，將作品沖洗出來，

柯錫杰自己都被這幅作品的單純明淨所深深震撼。「等待維納斯」是詩人好友鄭愁予為作品取的名稱，這件作品也成為柯氏一生心象風景與低限風格的經典之作。

大象無形、大音無聲；在藍、白、紅三種基本的色調中，畫面被分割成三個矩形的構圖，既有深藍、淺藍的豐富層次變化，又有紅白與紅藍的強烈對比；陽光突顯了白牆上細膩的紋理，海水的藍光也映照在屋簷烏踏的下方。一切是那麼樣的寂靜，等待著的，正是隨時可能自海洋深處醞釀浮現的女神維納斯，那是美與愛的象徵。藝術家以精準的手法，捕捉住了人類文明蘊釀當時的剎那氛圍，而剎那即永恆。

至美與大愛是醫學追求的極緻，永不放棄的期待與超越更是醫學教育最高的精神。為了〔等待維納斯〕的永駐成大醫學院成杏廳壁面，詩人再度提筆為她成就一首完整的詩作，也做為成大醫學院創立25週年的獻禮。詩曰：

《等待維納斯》

——為柯錫杰攝影命名並題詩

人間用遠遠瞻望

簡單的一方小窗

掛在屋牆

望見陰陽曖曖

水平線是宇宙的臍帶

這足月的母貝徐徐啟閉

人間用端詳矚目

從天海一色中認出

出之於藍的青青子

詩與音樂於焉誕生

女神啊 人間豈聽足音迴響

就請繞行這屋牆

屋後等待的地方

有人間迴音的小巷

鄭愁予

二〇〇九 早春

